

中國動員雜誌

北運河上

313

李輝英著



抗戰動員叢刊

北 運 河 上

李 輝 英 著

漢口大眾出版社刊行

1 9 3 8

北運河上

一

十月。北運河上奔竄着的風，在悄悄地摻進一些人們還不甚十分感覺到的涼意；季節，已經到了秋天時分了。

聊城，這古東昌府，屹立在北運河畔有好些年代了，日日夜夜，牠眼看着河水的奔流，日日夜夜，牠眺望着遠方駛來的帆影和船欄，日日夜夜，牠眼看着四野住民的降生，死去，而牠——却一直地守着這北運河畔，全然無恙地存在着直至今天。

從夏天來了以後，這東昌城左近地方，就在不斷地下着雨，太陽，很少有機會普照在這一帶地面了。誰知道，爲什麼會下了那麼些天的連雨？雨水比情人眼里的



眼淚還容易地就那麼時時刻刻地流了出來。到處，全是水，一片片的汪洋連綿不斷。田淹了，房子倒了。而在這時，北運河中盈滿了四面八方匯流來的黃水，那一條窄小的河身，漸漸地失去了牠的原形，終於有一天，和那些汪洋連成一片，把整個東昌城，嚴密地圍了一圈，到處全是水。城池成了一座孤島。

望望天，看看水，人們在搖著頭，發出悲憤的嘆息，眼眶中不自主地擠出酸辛的熱淚，——這一年的日子，在無邊的水野上就這麼地找到了牠的歸宿。就連那日常只知整天翱翔在天空中田野上的飛鳥，這時候也只有潛伏在巢中，朝着這無情的雨水拋出淒然的眼色。

十月，田野里的雨水退下去了，留出來的是些叫人不快的泥潭，北運河的水位回復了牠原有的高度，只有東昌城的外邊，還是屯留着退不完的水潭，南門外，那一座巍然壯觀的城樓，陷去了一角，好模好樣的磚牆衝毀了，把那些磚塊像小船般蕩到遙遠的地方去。進城，出城，人們只有坐着船。

就在這時，從遙遠的濟南，開過來一隊隊年青的戰士，個個穿着軍裝，雖然並未佩帶槍枝，每個人在跋涉長途之後，依然存在着顯露着英氣勃勃的軍人氣概。隊伍，像洪流般投進東城門。當他們走上那大街時，一個雄壯的進行曲，第一次在這城中唱了起來！多麼叫人興奮啊！

起來，不願作奴隸的人們，

把我們的血肉，

築成我們新的長城！

中華民族，到了

最危險的時候！

每個人被迫着發出

最後的吼聲！

起來！起來！起來！

我們萬衆一心，

冒着敵人的砲火，前進！

冒着敵人的砲火，前進！

前進！

前進！

進！

孩子們從各個門口，像巴兒狗似地鑽出頭來，不明白地，驚奇地觀望着，接着就爲這歌聲引誘得不自主地舞起手來，甚而還有人悄悄張着咀唇跟着哼了。大人們，對於這一枝隊伍的來歷也是不能明白，當隊伍的背影越去越遠的時候，他們止不住開了口：

「三爺，你認出來這是什麼隊伍麼？」

「連符號都沒有，我怎麼能夠認出來。」

「可是沒有槍，不夠勁兒。」

「也許進城之後再發槍，這有什麼稀奇。」

「真有精神。」

「這話不錯。」

「不會是學生？」

「學生？學校不早就關門了麼？再說學生的衣裳也不是這樣的！」

「跟普通隊伍不一樣。」

「是呀，軍歌唱的挺整齊。」

「究竟是什麼隊伍呢？怪悶人的。」

從十字路口轉過一個警察，他把這問題給人們解答出來了：

「自然這隊伍跟平常隊伍不一樣，他們是政訓員呀，打濟南派來的，派來下鄉

跟老百姓講國家大事的。講日本鬼子怎樣欺負咱們的啊。」

人們揣着一顆顆「原來如此」的心情，滿意地暗暗發笑了。不錯，他們很想從這羣新來的年青人口中，探知一點國家大事，他們，更願意知道日本鬼子那方面的事；雖然，在這以前，捕風捉影地，他們聽到一些關於日本鬼子的談論，但是還嫌談得不夠。他們現在想瞭解日本鬼子更深一層的急切心情，比盼望連雨之後的晴天還要迫切；因為，在他們住居的這塊地方，只要走出去一二百里地，就有大隊的日本鬼子在跟中國兵打仗了。他們很想知道知道日本兵來打仗的道理。……

這一隊年青人，從他們的口音上，可以判斷出他們是些不同省分的異鄉人，四川人，貴州人，雲南人，福建人，湖南人，江西人，甚而還有些失去六年多關外那些地方的人，至於近處地方，像河南河北的那就更多了。他們，多半是從平津流亡到濟南的大中學生，他們將各以本省人們的特點，帶到這僻靜的東昌城，發揮它，光大它，使出各人的力量，完成他們所負的救亡抗日的使命。

新新的標語，一條條地，貼到大街上，貼到城門口上，貼到農家的院牆上，那

些政訓員，親自提着洋鉄筒和掃帚，貼得不慌不忙的。出汗了，累得腦袋上冒出一排排的汗珠，可是沒有人理會，充其量不過伸伸手，當作抓癢癢般抓上一抓，就把汗珠摔到地上去了。他們真有耐心，細細心心尋求那合適的牆壁，——那些叫人一看就看得見的地方。貼歪了，再重貼，貼得不牢實，再黏上一帶漿糊，然後，就對着路人，不厭煩怒地操着些地方土音，歡笑着解說那些標語上的字句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與倭奴拚個你死我活！」

「甯作戰死鬼，不作亡國奴！」

「打倒殺人放火姦淫搶掠的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軍民聯合，跟倭寇拚命到底！」

「國家民族生死存亡，在此一舉！」

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共赴國難！」

「當漢奸的殺無赦！」

「舉發漢奸，剷除漢奸！」

「中華民族解放萬歲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東昌城，頓時增添了一番氣象，冷眼看去，這些標語，倒很像過大年時貼在家門首的春聯；東昌城，一種新的智識，灌輸到人們的深心中去；東昌城，從重重的水泊里掙扎着，抬起頭來，朝着那十月的陽光，閃現出新生的氣息。久久地愁苦在水災中的樸素的農民，這時候因為多聽到前此所不知悉的種種事故，而在不自覺地隱蔽起一幅幅的愁容，悄聲地發笑了。

對於這般年青人，這些穿軍衣的「兵」，人們連自己也猜不透，為什麼原故，就偏偏地對他們發生了異於尋常「兵士」的好感，願意和他們親近，願意和他們交談，甚而還毫不懼怕地伸起手，把他們的軍帽摘下來，仔細觀看那一顆安在正中的黨徽。

他們雖然穿着軍裝，却沒有已往軍人作威作福的惡習，反而他們說出來的話語，倒全像是老百姓自身方面所要說的。而這類話，又正是老百姓所只能感到而碍於權勢無法說出口的。這使得他們之間愈發發揮出親密的感情。

「漢奸？漢奸是什麼？」

一個年青的莊稼漢子，左眼角上有一塊疤的，對這不瞭解的名詞在追問着，「殺無赦——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說漢奸麼，」熊民這年青傢伙，接下來回答。他剛好貼完一張綠色的標語。

「漢奸，就是中國人幫日本鬼子當走狗的人！幫日本鬼子欺負咱們中國人的人！幫日本鬼子殺害咱們，搶掠咱們，姦淫咱們的人！這種人，頂沒有良心，比日本鬼子還可惡，還可怕！這樣的壞人我們還能叫他活下去麼？」說到這里，他重複着問道，「這樣的壞人，我們還能叫他活下去麼？」

「不能！」

像一陣沉雷，響澈了半空，人們順勢地喊了起來，純然地，爲了公理，正義而在吼叫。

眼看這緊張的情景，熊民的身上像着了火，一股奇妙的熱力，奔竄在他的周身，而使他終於發洩在那隻鉄一般堅硬的拳頭上。揮着拳，他慢聲慢氣地反問道：

「不能叫他活下去，那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殺！」

山崩了，河潰了一般的「殺」聲，飛濺到蔚藍的蒼空中去。

「所以啊，」爲這一聲巨響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的熊民，從心往外流竄着說不出口的快樂，因而把這三個字就不由地雜上了貴州的地方土音，但接着他就明白過來，改成了不甚純熟的北平話。「當漢奸的必定要殺死他們。殺無赦就是殺死他們，一點也不寬容，一點不饒恕！明白麼？」

「明白！」

「對！殺無赦！」

那些具質樸忠誠的臉面上，閃耀着憤慨，歡快的光燄，笑，無從言喻地笑了。

打聽着這幫年青人的來歷，詢問着出發的途程，探究着時局的變動，無輪次但是非常親熱非常認真的長談，在他們彼此之間，開始了。同樣的，對方在問起人們收成怎樣，生活過得如何，鄉井是否安靜的許多問題。爲了叙說到一個嚴重的場面，人們爲那解說常常聽得目瞪口呆，但有時，却又不免爲那某一段快意的叙說引得發上一兩陣高聲的狂笑。漸漸地，誰也不知道誰是兵，誰也不知道誰是老百姓，沒有那個界限，存在着他們之間的，大家全是很談得來的朋友。

平靜的東昌城——活躍了。

古老的東昌城——翻新了。

秋陽在歡笑着，涼風，在水面上在城頭上吹拂，一天，兩天，三天……

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前線上傳來的消息，漸漸的使人聽到之後就要搖頭。人們帶

着緊張的心情，跑到壁報張貼處去張望，特別是鼓樓旁邊那塊地方，總是擠滿了人，爭着，擠着，各個伸長脖子，把眼睛瞪到墨字上去。看完了，消息仍然是不能叫他們鬆鬆心神，仍然帶着緊張的心情，不聲不響地走去。「退守平原，」改守禹城，「移入晏城新陣地」……陣綫一天天撤向黃河邊，西南邊，大名府又失守了，東昌城，事實上，倒成了敵軍的腹地。

「他奶奶的！日本鬼子要打到哪里為止呢？」

人們懷恨着，詬罵着，但也有人在暗暗祈求上天保佑，別讓日本鬼子佔到東昌來，只消不來，什麼都好。

這一天晚上，東昌城的人們，和往日一樣照舊地睡下了，整個城池，重重地包圍在黑暗里，似乎也正合攏了眼睛，預備入睡，這時候，一個加急的密電，從濟南打到專員公署里來。

「什麼事情呢？」那收件的小公務員，猜測不出地自語着，把電報送給張祕書。

「這是剛剛送來的加急密電。」

張秘書本來已經睡下了，一聽這話，立即爬起床，坐到桌旁趕速地翻譯起這份加急密電報。

「哦？」這麼似乎意外地哦了一聲，張秘書把翻譯好的電報，立即送到范專員的面前。

「報告專員：濟南來的加急電報！」

「加急電報？翻出來了麼？」

「已經翻譯好了。」

范專員十分鄭重地翻開電稿在急急地觀看着，兩隻大眼睛像珠子般流轉着，那一嘴巴半尺長不到的鬍子，死呆呆豎在那里，似乎也在注視那上面的字句。看完了，彷彿還不甚相信，范專員又在低聲地念誦着。

「……前方局面驟變，限接電十二小時，帶同警察，保安隊，壯丁隊並所有槍枝

撤退省垣。……」

第二個電報恰在這時，又送到范專員的面前，報告一個消息：高唐失守，敵軍向東昌進攻。

范專員在鎮靜着，放下電稿，伸手捋着鬍子。

「怎麼辦，專員？」

張秘書追詢着，他把第二個電報看完了，過分的緊張情緒流露在他那果敢的臉上。

范專員沒有出聲，却在無可奈何地搖搖頭。

「究竟撤不撤？」

「撤，對不起老百姓，」專員的眼眶中盈滿了淚水，「警察，保安隊，是用的保護民衆的，壯丁隊不也是爲了保護老百姓自身才訓練的麼！……」

「那麼，」張秘書不等專員說完話，就攔住了話頭，「咱們不撤，是麼？」

「不撤，這是省政府的命令，誰敢不從。」

「撤也不是，不撤也不是，那可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，還不是要服從命令！」

范專員以最短的幾分鐘把命令下去了。睡熟了的東昌城騷亂了，突破重重的黑暗，蕩漾着「立正」「報數」的口令，還有汽車的奔馳聲。專員預備即刻動身，他最後下了他的手諭，那是叫張秘書臨時暫代第六區保安司令兼聊城縣長，負責維持當地的治安。寫完了，專員興奮地拍着張秘書的肩膀：

「秘書，這担子我全託付你，成麼？」

「專員說的那里話！」張秘書決然地答道，「這是我的責任，我的本分！有什麼不成！」

「祝福你！我們一個鐘頭就出發。」

「張秘書在過分緊張中，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趕忙在專員尚未動身時

說道：

「專員，我幾乎忘記了事情，政訓處的那些政訓員，手里沒有武器，叫他們留在這里聽憑日本兵的屠殺麼？把他們也帶回濟南不好麼？」

「啊，我也忘記了。好，那麼你去告訴他們，叫他們立刻收拾行李，一同撤退。」張秘書兼任這里政訓分處的處長，自然他該關心這些政訓員的安全，尤其是，當他們在幾日之內，在工作上已經表現得叫他欽佩的時候，他更對於這般年青人引起關懷的愛戴。

夜是黑的，路是黑的，張秘書的心却爲燒起一把火，焦急，憂慮，猶豫，內心中交織着重重的矛盾。一枝手電筒，照耀着黑暗的街路，閃爍着，閃爍着，伴着他那單調的脚步前進。他非常明白，這群年青人，是一股力量，一面鋼鐵般的堡壘，是打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鋒利武器！留下他們，就等於留下一部分防禦的實力。不僅百姓們歡迎他們，願意密切地跟他們攜起手來，就是他們本身，特別是大部分從平

津流亡過來的人們，憑着他們年青的熱火，憑着已往反日的一貫政策，他們一定不願撤退！他們中間，不是正有些人要求着再往前去，到前方的陣地附近去工作麼！叫他們撤退，把一個完全和他們意志違背的意見說出來，而使得他們接受，這實在是世界上很難實現的事情。

不然，又怎麼樣呢？張秘書想到了相反的一面。正因為愛護他們，他更不能叫這般赤手空拳的年青人，橫遭敵人的殺害，若是在那樣情形下去犧牲，那索興不如撤退，保存住這點實力好。……

「諸位同志，」張秘書緊急集合把那些政訓員集攏一塊之後，他開口道：「你們知道我深更半夜集合你們的意思麼？告訴你們，前方戰況不利，敵人已經衝過高唐，正向我們這邊進攻，省政府打來加急密電，指令專員率同所有保警壯丁各隊即刻撤退河南，你們趕快收拾行李，半個鐘頭為限，跟同出發。」

張秘書用力地說完這段話，望望面前幾排行列，宛若黑土土的牆壁，靜靜地站

在那里不動一動。

「報告處長！」一聲猛烈的吼叫，衝破了黑暗的夜空。「不撤退行不行？」這人是李行。

「這是命令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出發濟南的時候，命令是叫我們到戰地來服務的！」

「這因為局面有了轉變。專員又怕諸位作無謂的犧牲。」

熊民這傢伙，急得拉出貴州腔來：

「正因為局面轉變，我們才是報效國家民族的時候！就算估計到能有無謂的犧牲，但是那總比不抵抗的撤退好！」

黃伯庸，那個外號叫作詩人的，他這時高聲叫道：

「不能撤退！反對撤退！我們的血，要跟民衆的血洒在一起！我們要跟日本鬼拼！」

「對！我們不能撤退！我們撤退，百姓們怎麼辦？他們是命定該當遭受無謂的犧牲麼！」

張秘書在暗暗叫苦，第一次地他在這羣政訓員的身上遭遇到應付上的困難。他們的話，滿含着充分的理由。那些話，也正是他想說的話，也正是老百姓所擁戴的話，他還能想出再巧妙的話語說服住他們麼？……

「我們的血，要流在一起！」

「我們要保衛祖國的寸土寸地！」

「反對不抵抗的撤退主義！」

鐵的拳頭，高舉到黑暗的夜空中，天上的疏星在歡笑着了。

沒有辦法，張秘書搖頭了。但同時又爲這般年青人的正義言辭感動得頻頻點頭，而在不自覺地握緊了拳頭。可是，時間是愈過愈短，愈發距離出發撤退的時間近，只差十五分鐘了。

「限五分鐘，你們大家商量一下，剩下十分鐘還趕得上出發。解散！」

院心中，聚集成許多小的人羣，熱烈地緊張地討論着當前嚴重的問題。一起初，總還說得心平氣和的，慢慢地說下去，那話語聲就漸漸增高，漸漸加大了，甚而爲了意見的不能談得一致，就像在打起架來的樣子：

「撤退就是敗北主義！」

「也不盡然。」

「戰地服務就不能怕死！」

「可是你也不能不想得周密一點！」

「周密！周密！當兵的就該死麼？報國人人有責，犧牲也是人各有份！不能退縮！」

「我的意見就是這樣。」

「好，用你的意見，正確的意見去救國罷！真是天知道的事情。」

「得啦！得啦！」第三者插進來，「有話慢慢說，何必動意氣。」

「不是動意氣，話說得不順耳！」

「你說得順耳，」那一個還是不示弱，「赤手空拳你能跟鬼子拚麼？」

「你以為你說的話滿有道理麼？收拾起來罷，收拾起你這套大道理罷。告訴你這兩隻拳頭，就是跟鬼子拚命的武器！」

五分鐘過去了。重行集合。張秘書問道：

「諸位同志，你們商量得怎麼樣？」

「不撤退！」

「誓死不撤退！」

張秘書接着喊：

「容許你們再考慮一分鐘，最後一分鐘——」

「用不到考慮！」

「怕死的就趕快撤回黃河南沿去，別再談什麼抗日救國，學時髦！」

「不！」張秘書壓下人們的喊聲，「你們不能制止別人的意見，撤退是服從命令——」

一分鐘過去了。張秘書發出最後的徵詢話：

「諸位同志，考慮得怎麼樣？」

沒有人出聲，只有沉靜，沉靜，沉靜中浮動着緊迫的呼吸……

「願意撤退的舉手！」

把電筒的光亮轉到行列的上面，數着：

「一個，兩個，三個，……」

「願意留在這裏的舉手！」

同樣的數着：

「一個，兩個，三個……」

「好！留下的占五分之三，撤退的佔五分之一，撤退的人趕快收拾行李。」

當張秘書剛要喊解散時，忽然，從隊伍中，有人在喊道：

「請處長發給我們槍枝，我們武裝保衛東昌城！」

「對！我們要武裝起來！」

「這個麼，」張秘書猶豫一下，沉着的答應了，「我一定想辦法，決不能叫你們赤手空拳跟鬼子拚的！」接着，他把解散兩字喊了出來。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亂了。有的人忙着低頭收拾行李，有的人憤激地喊着口號。

一個名叫王川的傢伙，別人管他叫着「氣包」的，這時候當真生了一腔莫可消洩的冤氣，一邊往屋里走，他一邊憤憤地罵道：

「他奶奶的，怕死的就別幹這營生，這不是養大爺白吃飯的地方。這也不是學

時髦的玩意兒。」

他眼看着挨着他的舖位睡覺的楊秀峯正在急急忙忙地收拾行李，不由就生出一股新的火氣。他慢慢地走上前，一把拉住那傢伙的肩膀，瞪起兩隻吃人的眼睛，狠狠地說：

「老楊，你不走就不行麼？」

楊秀峰猛然叫他一拉，因為全未提防會有這麼一個意外的舉動，險些跌了個斛斗，他可有些生了氣，隨即氣沖沖起叫道：

「你幹嗎？你拿我出氣麼？別發瘋！你說我不走不行麼，告訴你：不行！我認為你們的見解不正確，——你們的行為是盲動！我，自然要撤退！」

「我盲動？」王川不服氣。「那麼，你就是逃避！」

「比無謂的犧牲好！」

「比逃到堪察加苟安偷活好！」

「你英雄！你好，這不就得了麼！」

「你也是英雄啊，」王川用諷刺回答着楊秀峰有刺的話。「你是，哼，該是個逃頓的英雄！」

「誰要你管這一套！」楊秀峯有些怒不可遏了。「哪個高興理會你！」

「我管你？我要有權管你，先就槍斃了你！」

「你胡說！」

楊秀峰把手里的行李繩扔到地下，接着就伸起他的拳頭。

「你怎麼，」氣包一點也不服氣，「你想動手麼？你想打人麼？」

「看你敢胡說！」

「我那一句話是胡說的？」

「沒有一句話不胡說！」

「這可是你的良心話？」

「一點不錯！」

「那麼，那你就是喪盡天良的漢奸！」

「混蛋！」

「混蛋是你！」

「奶奶的！」

楊秀峰怒冲冲地喊出這三個字，用力一拳，就把王川連打帶推地擁倒了。

「你說！還敢罵人不？」

王川一聲不響地爬起來，操起一隻枕頭就飛過去，然後，猛虎撲羊般衝了過去，把那一一個頭就頂了一個倒翻天，緊接着，一個巨烈的撕鬥在他們之間開始了。

從舖上，滾到地下，從東邊撕到西邊，像兩隻瘋狗一般纏個不休。

「王川！住手！」

「楊秀峰！放開手！」

收拾東西的人不收拾了，生氣的人也不生氣了，大家夥全爲這新奇的跡近粗暴的舉動在發呆，在叫喊着，在阻止着。

一直等到人們把這兩個瘋狗拉開之後，他們兩方面似乎還未息氣，口里面還在罵着各以爲是的憤話。

「王川，你的臉上出血了！」

「楊秀峰，怎麼，你的手染了一片紅！」

看看各自身上的傷痕，摸撫着，摸撫着，止不住笑了，止不住哭了……

「你們這種精誠團結的表現可不錯，私鬥罷，別談什麼共赴國難那種好聽話了。」

熊民鑽進人羣，照着這兩個私鬥的傢伙嘲諷着，扮出來鬼臉。

叫子響了，整隊出發。

楊秀峰眼看別個同志搬着行李去排隊，他一動不動地呆站着。王川望了他一眼

，那意思是暗示他快些把行李挪起來，而且爲了懺悔他剛才粗野的行動，表示他除了忠誠待人之外別無其他惡意起見，把行李繩子從地下拾起來，放到他的手里。那一個接過了繩子，像前次一樣，用力地摔到地下，他沉默一會，決然地伸出他的右手：

「王川！緊緊握手！你是我的同志！」

那一個遵從地伸出手去，淚珠一下子墜到手腕上。

「王川，我不走了，饒恕我，原諒我」。

「你真不走了？」王川還有些不相信呢。「那可好極了。你說叫我饒恕你原諒你麼？哪里的話，罪過全在我的身上！」

「讓我們緊緊地握手罷。」

外面院心中，流動着報數的聲音，屋子里，這兩個年青人的呼吸，在緊迫地抽動。

撲登撲登一陣脚步聲，黃伯庸跑進來：

「他媽的，真氣人。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

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反問，兩隻手鬆開了。

「回去的人加多了，留下的只剩四十個。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，一個人也要幹！而且，」王川拍着楊秀峰的肩頭，「秀峰留下了，不正是一枝生力軍麼。」

聽這話，黃伯庸才像是想起剛才這兩個人幹出來的趣事，而在驚奇地問道：

「秀峰，你當真不走了麼？」

「我真不該，爲什麼要撤退，那簡直是國家民族的罪人！我不走，我要跟東昌城共存亡！」

「好極了！」

院心中，平靜了，屋子里，走進來沒有隨同撤退的人們，大家夥不約而同地溜

出不滿的話語：

「懦怯的東西，到黃河南岸去享太平罷。」

「用撤退去保衛你們的國家罷。」

「撤退罷，撤退罷，退到西南角的堪察加才好呢。」

凌澈夜空，流傳着一陣龐亂的人喊聲，脚步聲，馬嘶聲，狗叫聲，之後，又恢復了原有的平靜。夜——深了。

可是這羣年青人，興奮得誰也不肯睡。一張彩印的地圖，擺在桌子上，外面圍了兩三圈人。順着那中間指手人的手指，可以看見幾個小的圓圈；荏平，博平，唐邑，高唐，夏津，恩縣……

「我們要防守東昌城！」

敵人是從恩縣過來的，經過夏津，佔領高唐又撲奔東昌城來，這側翼的軍事行動很顯然地是在輔助正面鐵路綫的推進而進展的，東昌不守，那就一直聽憑敵人進

軍到黃河邊。

「他奶奶的！」有人在罵着，「聽說高唐這一回是讓日本鬼子拾去的，未費一槍一彈。正式軍隊沒有，壯丁隊保安隊早在事先撤到黃河南岸去了。」

「不知道爲什麼老是撤，撤，要撤到什麼地方爲止？……………」

「別的不談，眼前里咱們城中的治安就無人維持。」

「我們要來担任。」

當縣政府派人送來的二十枝大槍搬進來時，他們樂得直跳腳，槍雖然舊得可憐，子彈雖然只有二百粒，可是這總是保國的武器，有了這東西，還怕誰！有這東西，還愁日本鬼子打不退？

你拿一枝，他拿一枝，拿完了，不夠分配，得不到的人，急得生起氣來。嘴里面憤憤說道：

「我還沒有呢！」

「不要緊，咱們兩個人用這一枝。」

這辦法果然不錯，大家夥全有份。

拂去槍上的灰土，擦去槍上的鐵銹，搬動槍機，裝上子彈，他們跑到黑暗的院心中去演習操法。

「我們該到街上站崗去，把守城門去。」王川提議着，「我們要維持治安，防守城池。」

「不等處長分配麼？」

「來不及了。」

「那麼，分兩班，守夜。」李行像一個班長似地吩咐着，「東門四個人，南門里，西門里，北門里各派兩人，其餘十個同志維持大街的秩序。」

隨着東方地平綫上托出來的一輪朝陽昇上來時，早晨，照樣無恙地爬上東昌府的城頭。天氣晴朗，是一個很叫人喜愛的早晨。迎着晨風，城外的柳樹低吟着朝曲，那些尚未退盡的水潭上有閃閃的光波在抖動着了。

誰說這城中，昨夜有過一番變動？……………

不，情形是顯然的不同了。那些平素總喜歡早起的老頭兒們，還有趕早市的人們，當他們來到街面上望不見警察的崗位時，他們禁不住人人吃了一驚。接着，那些開開店門的舖子，不知怎麼地先後關上了排門，整個街上，彷彿死過去的一般，冷清清的沒有聲息。

「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呢。」

「崗位撤除了。」

「是呀，有些奇怪。」

你問着我，我問着你，誰也說不出其中的道理。

當人們猛然發現到一個荷槍的政訓員出現在街頭時，就如發現到一個奇跡似地，蜂擁般圍上去，七嘴八舌問詢着：

「出了什麼事情了麼？」

「警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「街上的舖子怎麼關了門？」

這個人，是楊秀峰，剛剛換了班，像是沒有睡好覺似地直在打着呵欠。雖然，他仍舊振作精神，把腰板挺得直直的，把事情的經過約略地說了個大概。

「怎麼，」有人在急切地問道，「日本兵只差百十里地就到了？我們的兵難道不打的麼？」

「怪兵不打？咱們的警察不是退光了麼！」說這氣憤話的，是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，邊說，邊抽着烟。

「好，扔下老百姓遭殃罷。」

楊秀峯眼望着這種情景，心里面受了大大的感動，——老百姓，是萬分可愛的。他，不隨大隊撤退河南的道理。在這時得到了正確的證明。身上宛若燒起一把火，眼眶中擠滿了淚珠，熱情，燃燒得周身的血液沸騰，一點不錯，老百姓是萬分可愛的。可憐這羣無告的人民，愛護這羣忠誠的人民，用什麼話，解答他們的難題？要怎樣提起他們的精神？要用什麼方法解說開他們對於官府的諷刺？…………

猶豫着，思索着，設想一個適當的解答。

「這年頭，遭殃的總是咱們老百姓。」

楊秀峯的心中直如刺了一根針，難受，疼痛，但他却終於掙扎着喊出來思索了好久的話語：

「諸位老鄉們，你們別擔心，別生氣，咱們不能背着土塊撤退，就只有大家夥共同努力，聯合起來跟日本鬼子拚！鬼子不來。自然咱們還是過太平日子，他要真

來，頂少一個人拚掉他一個！」

「跟鬼子拚！」

有好些人在附和着，興奮，緊張，過分的雄壯。

「你們怎麼不退呢？」

對於這樣的垂詢，楊秀峰簡直不知怎樣回答好了，他們，真是太關心他了。撲素忠誠的百姓們，真是可愛，他忍不住爲這好心腸感動得笑了起來：

「我是跟你們一道預備對鬼子拚的，爲什麼退！要退，我也不過黃河，大老遠地奔到東昌府來！」

「不怕死麼？」

「怕死，就不來幹這事。」

「你的命總比我們老百姓的命值錢。」

「國家的土地不是更值錢麼！」

消息傳得真快，不一刻工夫，整個城池全在騷動，驚慌，恐怖，散佈在每個人的頭腦里。

張代專員兼縣長下來了安民的佈告，有什麼好說的，不過是「爾等商民人等，其各安居營業」那一套舊文重抄；另外却把警隊的撤退，假說作出發某處堵截潰兵。可是，誰相信呢。

搬！

逃！

緊接着，冷清的大街小巷中，添出無數的人羣和車輛，還有些擔子，裝好了，就慌慌忙忙奔出城，擔出城。搬罷，逃罷，躲避開那些殺人，放火，姦淫，搶掠的日本鬼，離他們遠遠的罷，免得遭受那意外的災害。平常日，人們只是感到日用的物品太不敷用，時時刻刻都在計議多多添購兩樣三樣的，而這時，却感到物件過多的累人處了。雖然都不是值錢的東西，可是，哪一件全不忍拋棄，哪一樣又全是日

老舍
大明天公

常生活所不能缺少的。這種難捨難棄的困難，常常就使得物主收歛了搬逃的勇氣。但過一刻，眼看別人逃得那麼急迫，終於不得不忍痛割愛，檢出一些自認比較次要的東西，摔下不管了，逃罷，逃罷，在急迫的奔波中，無可奈何地安慰着自己那疼痛的心：

「沒有關係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無柴燒。人能夠逃個不死，東西還怕賺不到家里來！」

獨輪小車，走得扯成了一串，車上裝得滿滿的，從輪軸中，榨出十分難聽的聲音，像一個受難人的哀號，覺得街面上更加嘈鬧，車夫頭上冒出來的汗珠，滴不住，腳下飛揚着的塵土。僱主的心是急的，時時在催：

「快！快推！」

「先生，一個人只長兩條腿，能快到什麼地方？」

「快！給你加錢。」

「我總不能累死呀！」

一個意念：愈能早些逃開這帶危險地方，愈是安全性增大了。

想想罷，沒有警察保衛着的一座空城，日本兵迫得這麼近，牠的陷落還不是遲早間的問題！不搬，不逃，那就只有等死了。就只有……

把守東城門的熊民和黃伯庸這兩個年青的政訓員，喊啞了喉籠，說破了咀唇，也制止不住百姓們的搬逃。

「不能逃，我們要跟鬼子們幹呀。」

馬上，就給他們撞回來！

「那麼，警察到什麼地方去幹了？」

「軍民要聯合呀。」

同樣得到帶刺的答覆！

「軍不管民，怎樣聯合！」

「我們靠自己起來幹！」

還是同樣的硬氣話：

「赤手空拳怎麼起來幹？拿雞蛋往石頭上摔，那成麼！能夠禁得起麼！」

沒有話說了，兩個人相對的望着，那中間流露出無從言喻的哀感。百姓們是忠誠可愛的，百姓們說的話一點也不逾越常規，百分之百的事實。

一個新的壞消息傳了過來：

「二枝隊伍，在城北五十里外出現，番號不明，正向南推進。……」

五十里，快得很，兩個鐘頭就可以衝過來。城池的防守要格外小心格外嚴密了。命令：

「東門外石橋拆毀，各城門封閉，阻止敵軍前進，禁止人民通行，城中暫時戒嚴！」

熊民跟黃伯庸立時興奮起來，毀了橋，站在城頭上，守住自己的崗位。城門，

閉得緊緊的，眼睛，瞪得直直的。這一天，當真來到了。

城外，靜靜地鋪展着平坦的原野，不久之前，還在絡繹不斷地奔波着人馬和車輛，在那條往來必經的大道上，捲起沖天的塵烟，而這一時，連一個活動着的影子都追尋不到了。只有烏鴉成羣地低掠着水面，如常般哼出叫人不愉快的啞音，而那中間却又似乎像在吐述着哀感的聲息。黃狗死呆呆地躺在路旁，不聞外事地打着瞌睡，是剛才眼看着大羣過路的人看得又乏又累了。人們，能逃的早經逃了開去，逃不得的，就將自己身子關在自己的屋子中，聽憑命運的擺佈了，但總是希望日本兵不來才好，人心慌慌，連累得灶堂空空，無人行火燒飯，雖然已經到了快用午飯的時分，可不能在家家戶戶的烟筒口上，望見那裊裊飄散着的炊烟。

城里面，同樣地在悄悄地散佈着靜肅的空氣，人們既然出不得城，就得靜心地留下了。不，誰能夠靜下心？那些日本鬼子，殺人，放火，姦淫，搶掠……怕人的惡魔呀！兇惡的野獸呀！

在神祠的前面，有人在焚香禱告：

「保佑，日本鬼子別來糟塌人……」

有人向着上天朝拜：

「天老爺，睜開眼睛，可憐可憐大羣的人民，把那些可惡的鬼子瘟死了罷。」

在教堂中，擠滿了一羣羣的信徒，劃着十字，還念着聖詩。不信教的人，也擠進那個高高的大門，預備請上帝帮忙，在外國旗幟之下沾光避難了。

孩子們不大明瞭當前的情景，在他們不甚懂得世故的眼光中，倒看得這一刻的景象非常奇妙，又加上探求究竟的念頭在鼓動着他們，他們止不住門里門外跑個不停。遇到一個伙伴，就匆匆地問：

「你知道，今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嗎？」

只要那一個搖一搖頭，表示出不甚瞭解，不能答復這問題的時候，這一個就不再多費唇舌，趕忙去到別處探訪着消息。

「今天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你問我麼？我還正想來找你打聽呢。」

打聽着，探求着，知道在年紀相仿的伙伴中得不到預期的解答時，到後就只得轉到各自的大人的身上。可是大人們却不肯滿足孩子們的要求，一味地推託着，敷衍着，不肯說出真情實話；後來實在讓孩子們纏得不能脫身時，就把作大人的身分擺了出來，高聲喝道：

「你們還不到應該知道這事情的時候，用不到打聽！好好待在家里就對了！」而這時，却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粗暴的年青小夥子，高舉着拳頭，拚力地叫喊着：

「求天求神有什麼用，我們只有跟鬼子們拚！」

「是呀，上天有靈，也不至於發大水了。」

「自己的事情，要自己管，靠別人全沒有用！」

然而，老成持重的人們是不能同意這樣莽撞話的，他們說出他們的道理：

「跟鬼子拚麼？拿什麼東西跟他們拚？」

「是呀，拿拳頭往刺刀上撞麼？」

人心浮動，人心惶恐，全個東昌城紊亂了，全個東昌城，在那蒼老的顏色上，彷彿罩了一重重惶恐的厚網，天昏了，地暗了，別成爲一個恐怖的世界。這是，十月的東昌城。

十月，東昌城沉在驚恐中了。

在東城頭上，熊民跟黃伯庸興奮地笑着，端着槍，朝着遠方作出射擊的姿勢。

「老熊，」黃伯庸把槍枝收回，感慨地說，「我們終於有這麼一天，終於用着槍了！」

「是呀，我們的日子終於到了！」

「用咱們四十個人，二十幾枝槍，防守住這座蒼老的城池，摧毀敵人的兇殘進

擊！憑我們的血，憑我們的肉，防守這北運河畔的東昌城，我們的最後的墳地！」

「是的。拿我們的血和肉，去拚掉敵人的頭！老黃，」說到這裡，熊民深思般轉了話頭，「想起北平八二八的前幾天冒雨到阜成門城頭上勞軍的情形，多叫人興奮，風風雨雨，烟烟霧霧，從近郊傳來敵人隆隆的砲聲，也衝出去我們弟兄們的殺聲，城里城外，大雨淹滅不了正在爆發着的烈焰，人們的身上，誰不是燃起憤怒，希望的火花！只有少數的漢奸，他們才忍泣吞聲地陪同暴雨在流淚！流着卑鄙無恥的眼淚！北平的暴風雨，北平的烽烟，北平的烈焰，北平，北平在吼叫了！那時，我多麼羨慕荷槍守城的二十九軍兵士！我切盼那樣的一天，我靜候那樣的一天，我着急，常常因為盼望不到那一天的到來，而在發着暴躁的脾氣，如此也得罪了不少要好的朋友，可是今天，今天終於來在我們的眼前，我的希望恰當其可地得到牠的歸結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！不諒解我的朋友，他們該原諒我了！祖國正為我在歡笑着，我的眼前開了花！老黃，用我們渺小的力量，捍衛我們這國防前綫的邊疆罷！」

滔不絕地說完了這麼一大段話，熊民的眼眶中冒出來歡快的淚珠，他那兩隻粗大的拳頭，把那枝步槍握得更緊了。

「老黃，」熊民更興奮地拍着黃伯庸的肩頭，接着說道，「人家常跟我說，『你這貴州人，怎麼不回老家，回去過太平日子！』他媽的，誰說這話我罵誰！北平就是我的老家！山東也是我的老家，北平山東不保，就是老家不保，老家不保，我還回哪個老家！上哪里去過太平日子！我知道，在抗戰中最容易顯示退縮的，就是咱們這一種智識份子，可是我偏不退縮，我偏要幹！」

「自然，我們不爲的要幹，也不大老遠地跑到這東昌府來了。」半響沒有開口機會的黃伯庸，好容易插上話。「我們一定要幹！我們不但不退縮，還要前進，」他伸手指劃着城外的原野，感懷般說，「老熊，你看，這廣大的田園，多多豐饒！我們要守住自己這豐饒的國土！」

一個年青漢子，三腳兩步地跑上城頭，手上拿着一柄生鏽的刀，氣沖沖地說

道：

「先生，算我一個，我也幫助你們守城，好麼？」

「好極了！」熊民樂得幾乎要把這年青傢伙抱住了。「同志，你有你的勝利！

」

「我要跟日本鬼子拚，我要殺那些強盜！」

「對！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天空晴朗，有如一片海水。

北運河，河水在靜靜地奔流。

踏着傍晚西沉的秋陽，張代專員帶同兩個公務員來巡視城防，手槍緊緊地握在他的手中，在抖擻着威風。

街上，幾乎斷絕了行人，從緊閉着的商舖排門內，飄散出令人感到窒息的死氣。地面上，摻在塵土中，有好多破碎的瓦片，還有些布片和殘破的小兒玩具，牠們的主人逃得過於匆忙，然暇照料，就使得牠們遺失的遺失，摔毀的摔毀了。殘陽的光輝像海波一樣軟綿綿地閃耀到街心中，屋簷上，而那貼了好幾天，已經退了顏色的各色標語，無聲無息，儼如垂死病人的臉面一般，罩上了一層暗影。冷靜的大街，冷靜的小巷，冷靜了每個人的心。

張代專員眼看這異乎尋常的街道，傷感地搖了搖頭。這簡直是一座死城。當他走上東城門旁邊的城頭上時，猛然——

「敬禮！」

抬頭一看，兩個年青的小夥子，那留守的政訓員，向他行着軍人敬禮。態度那

麼嚴肅，氣魄那麼雄壯，張代專員的面前閃着無限的光芒。這般政訓員，原都受過軍事訓練，遇見上級官長，自然要先行致敬的，可是張代專員沒有防備這一着，因而他還禮的樣子完全表現出措手不及的神情。又過去好一會工夫，他才想起來喊了一聲：

「少息！」

那一個防守的武士，伸出右腿之後，把左手放下了。

「辛苦了。」

「報告處長，不，報告專員，」這傢伙，是王川，不久之前才接了班。「我們一點也不累。」

「你們的精神，實在可以欽佩。」

「不，這是我們的職責。」

那另外一個果敢地回答，他的名字叫鄭崙。

「槍不好，子彈太少了。」

「總比沒有強。」

「可是，專員，」王川插進來，「咱們這東昌城，不是說有好幾千枝槍麼？怎麼不全發下來？把民衆武裝起來，那才是真正的抗敵力量，摧毀敵人的鉄軍！」

「槍枝本來不少，昨天晚上全帶走了。」

「這就……」

王川剛想說，「這就不應該，」忽然看見鄭崙瞪了他一眼，他一下子清醒過來，趕忙收了嘴，把臉面轉到城外眺望遠處的大路了。

忽然間，張代專員發現到身旁還站着一個年青漢子，手里握着一柄生鏽的大刀，滿臉上流露着殺氣。他吃了一驚，立即向後退了一步，然後喝道：

「他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報告專員，」王川回答着，「他是一個老百姓，上半年就來到這里，用他那

把大刀，幫助我們守城，他還號召了三二十個同志參加呢。」

「哦，原來這樣，好極了。」張代專員走過去拍拍那人的肩頭，「難得，難得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，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。官家不管有什麼辦法。」

「這是張代專員！」

王川大聲地提示着那年青漢子，暗示他不要說出逾規的話語。可是那傢伙滿不介意，他依然發表他的主意：

「我就不明白，范專員爲什麼撤退？爲什麼不保護老百姓？」

「這，這是省府的命令。」

「省府的命令，我知道，很重要，可是老百姓的性命更重要！」

「你的話說得不錯，今後，一定要免除已往所犯的過失。」

張代專員心平氣和地說完話，吩咐那兩名政訓員好好留心防守，慢慢走下城

頭。

不一會，報告傳到東城門上，王川，鄭崙和那個年青漢子聽完之後，人人全身都像燒了一把火：

「城外二十里地有一股不能探明的隊伍出現，……」

天——黑了。

四

「拍——」

驚破午夜，奔竄向東昌城上一響清脆的槍聲，緊接着，在東門外的水潭邊上傳出來人馬的脚步聲。隊伍，一個無從探聽的隊伍來近了。遠隔在水潭的東岸不能渡到城邊，但後來終於讓城頭上的人聽到了船響聲，黑團團的人羣，終於出現到城邊

「口令！」

李行，正守在城頭上等候着敵人，他把槍機拉得直響，作着最後的警備。身旁添配的四五個同志，也全把槍尖伸出垛口瞄準。

沒有人出聲，下面的隊伍還在朝前擁進。

「拍！——」

第一顆防守的槍彈，從李行的槍腔中竄出去。他咬牙切齒地罵道：

「小鬼，嘗嘗你爺爺的厲害！中國人不是牛馬，不願作奴隸！」

那一團團活動着的黑影，立即停住了，臥倒了，朝着城頭，連珠般的槍彈射擊上來。

「不開面的東西，打誰呀，我們也不是日本鬼子！」

錯了，原來不是日本兵。珍惜着子彈，城頭上沒有再放第二槍。李行在大聲喊

着：

「住手！你們是那個隊伍？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們是×××師，路過這邊到館陶去。」

「從什麼地方過來？」

「高唐。」

「高唐不已經讓日本兵佔了麼？」

「那時還沒有。快開城，我們要進去休息。」

「這個麼，我們不敢作主，要報告專員。」

「胡說！我們是在前方打鬼子的隊伍，爲什麼不快開城門！」

李行知道這中間是沒有理性存在着的，趕忙派遣別人到專員公署去報告。可是城下的人愈來愈凶，簡直媽的奶奶的罵了起來，並且還在朝着城頭放槍。

「諸位武裝同志，」李行高聲喊叫，「珍惜着槍彈，留着射擊日本鬼罷，何必

自己打自己！」

「滾你媽個屁！」怒聲大罵，「老子不聽你這一套大道理！」

「奶奶的，日本鬼子也沒有這樣不客氣過。快快開門！」

城門，被打得直響。喊聲漸漸大了。城里城外，驚醒了那些鼾睡着的狗，奔竄着，狂吠着；白天担了一天心，驚恐懼怕的人們，這時候，趕忙爬起來，摸黑穿着衣服，壓縮着呼吸，靜心地諦聽這吵亂的謔音。

看看沒有良善的辦法制止這般隊伍瘋狂的行動，李行在焦急中想出來解圍的辦法：

「諸位同志，請你們安靜一點，我們已經派人到專員公署拿鑰匙去了，人回來就開門。」

果然不錯，這句假話，消去了他們的叫囂和火氣，城門外平靜得一無聲息。李行忍不住暗暗地笑了。他樂得跟他們交談起來：

「同志們，你們這一隊有多少弟兄？」

「一營人。」

「到館陶去是什麼任務？」

「調駐後方休息。」

「跟鬼子打過多少仗？」

「這還有數麼。誰也記不得。」

「你們全是衛國的英雄。」

「好說，別客氣。」

「方才有些失禮了。」

「哪裏話，我們才失禮了。」

張代專員這時走上城頭。問：

「你們是那邊的隊伍？」

「×××師。」

「我是這邊的代理專員，請你們的營長說話。」

「我就是營長。」這人騎着馬，大聲答應着，「有什麼話儘管說罷。」

「請教貴姓？」

「姓姜。」

「姜營長，真是對不起，深更半夜，因為怕驚動城中住民，本人想請貴營暫在城外民房住上半夜，明天再行進城好麼？」張代專員轉過話頭，一論起來諸位，於國有功，使得我們十分慚愧，原該即刻開門迎納，不過，實在因為夜深有些不便，還請多多原諒，明天一道謝罪。」

「這可不行，」營長不同意。「我們在城外住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替你們安排房屋。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營長顯然是不高興了，「我們一不是日本兵，二不是

土匪，抗日救國，就該得到這樣的招待？你們有沒有良心？」

「漢奸！」

「亡國奴！」

人羣中罵起來。

「不是那意思，」張代專員解說着，「我並不是拒絕諸位進城，明天還算晚麼？我說的話，是兩全其美的辦法。」

「專員，」李行低聲說道，「我看這隊伍有些來路不正。」

張代專員哼了一聲，對着暗黑的秋夜搖頭。

「快開門！」

「快開門！」

「再不開，就開槍！」

那個自稱營長的，不但不制止弟兄們的無理吵鬧，反而跟着威嚇起來：

「若是再不開門，我們可就不客氣了，三分鐘爲限，你們仔細想想罷。」

張代專員急得渾身發火，李行簡直在悄悄流淚了，他不明白，抗日的隊伍，果然就驕傲到這種不講理的地步？跟他們打？拚上十九粒子彈？他們並不是日本兵！他們是這麼不講理性，如果不開門，看來會鬧出亂子來。他生氣，他急躁，他的手在顫抖着了。他的頭發起熱。

另一個政訓員，氣沖沖地說：

「專員，跟他們拚了罷，這樣蠻不講理的隊伍，用不到跟他們客氣。」

「不，」張代專員慢吞吞地解說：「他們再蠻橫，也是中國人。」

「專員的意思要開門麼？」

「讓我再思索一下。」

城下面，又叫起來了：

「快開門！」

「快開門！」

「差一分鐘！」

「再不開就不客氣了！」

李行的腦袋簡直像爆炸了一般難受，圍繞在頭腦中的，只有那一個簡單的疑問：

「抗日的中國軍隊就是這麼蠻橫的麼？……」

張代專員握緊了拳頭，咬着牙關，暗暗出了一口長氣。他瞪大了兩隻眼睛，癡地穿過黑暗望着城下的隊伍，又望望黑暗的城池，就如啞子吃黃蓮般，明明吃了一肚子的苦味，却又無從說出口外。他知道，他的責任十分重大，但他又知道，對于抗敵的戰士，應該表示極大的尊敬，應該瞭解他們的苦衷而不怪罪他們的暴躁。

「他們總不是日本人！」

從這單純的一點求解答，張代專員儘管怎樣爲難，終於拚力地喊了出來：

「李行！開門去！」

「怎麼？」李行覺着有些奇怪，「專員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……」

「不必問我，立刻去！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命令！服從！」

「姜營長，」他轉向城下，「就開門，請您少待一刻。剛才慢待的地方，還請多多原諒。」

「多謝了。」

門開了，外面的人馬一下子擁進城來，張代專員伸出手去正待跟那位姜營長致敬時，從旁面，伸出來好幾枝手槍。

「不許動！」

他，連同幾個守城的政訓員，先繳了械，隨即擁到縣政府。不一會工夫，這城

中惟一依靠的防守武器，二十枝步槍，和二百粒不到的子彈全被繳了去。

「你們這可是幹什麼？正式軍隊就這麼不講道理？」張代專員氣憤極了。「抗日軍隊就這麼蠻橫？」

「我們不是軍隊，我們也未曾抗過日，我們是梁山泊的哥們，要借點銀錢。」到這時，張代專員才知道這般人的來歷，知道白知道，什麼全晚了，無從補救了。他本人，被軟禁在辦公室中，行動完全失了自由，耳邊却盡聽着大街小巷的人喊和狗叫，有時還夾雜那麼幾響槍聲。

「土匪，這些可惡的土匪！竟然冒起抗日的隊伍！」

搶劫了，他們一定在搜門按戶搶劫了。

姜營長從外面走進屋來，在笑：

「老兄，對不起。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張代專員一眼不望地回答道，「不過我對不起全城的百姓。」

「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情，你別生氣。」

「商量什麼，你們還不是隨心所欲就動手麼！我生氣麼，笑話，不過有些後悔就是了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也不過只來這一次。」那傢伙停頓一下，到底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了，「我問你，庫里的錢款，怎麼都不見了？」

「你問這個麼，哼！」

「是呀，放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昨天，范專員全帶走了。」

「他帶走了隊伍，還帶錢幹屁！」罵起來，並且把手槍對準張代專員的胸膛。

「你快說！」

張代專員一點也不在意，心平氣和地笑着。

「你開槍罷。只有死，我才能贖出我的過失。」

「你倒說得容易，」那傢伙收了槍，「打死你，我上那里去要錢。」門響處，進來一個兵士，朝着他們的上官行了個軍禮。

「報告營長，「裕魯當」打開了，金銀首飾，皮革衣服都打了包。」

營長的臉上，露出來笑容，張代專員的頭低下了。「裕魯當」是韓主席的買賣，這亂子越鬧越大了。

「專員，」營長第一次說出這個稱呼，「真是對不起，還請你別見怪。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「放心，除了官家的錢財跟主席的當舖搜索之外，其餘民家，我們並不遭擾。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張專員反問道，「你說這話是求我原宥麼？」

「也不是。我們是要搗搗抗戰不誠心的主席青天的亂！」

「說得滿有道理呢。」

「天老爺在上，這是良心話。」

「有這意思，爲什麼不去打日本？」

「只要有機會，我們一定要幹的！記住，我的報號叫四海！」

李行，王川跟所有的政訓員，全被禁在政訓處的寢室里，手錶沒有了，眼鏡被劫了，可是他們跟那監視他們的兵士談得漸漸地親密，漸漸的投契，終於感動了他們的慈心，把那些東西又都送回到他們每個失主的手中了。彼此之間，緊握着手。

「同志，讓我們結成了相好的友誼。」

「我叫王大海！」

「我叫張小龍！」

「我叫……」

那一面，興奮地叫出來：

「我叫鄭崙！」

「我叫王川！」

軍號聲，衝破這行將破曉的秋夜，在東昌城的黑空中流動着，——緊急集合。——那個姜營長騎上馬，在街上的隊伍中出現了，樣子是挺拔的，滿有着英雄的氣概。電筒，像閃電，在各處掃射。黑暗中，只聽有人在說：

「報告營長，集合完畢！」

「開拔！」

「走哪條道？」

「出東門再說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第一連領頭！」

雞——叫了。天——要亮了。北運河——河水在靜靜的流着。

五

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四天五天，……

當范專員帶着「游擊司令」的新官銜重行回到東昌城來的時候，這未曾遭逢日軍佔領而遇到土匪洗劫的古城，人民在事後又開始了搬逃。這時，幾乎成了一座空城。城頭上，飄蕩着淒苦的顏色，人們的臉上再也追尋不到歡笑的波瀾了。舖子的板門上，深深地倒鎖着，貼着相彷彿的字紙條：

「舖東因事回鄉，暫停營業。」

惶恐，冷落，凌亂的暗影，抬展在每個小巷中，大街上。……

安民罷，范專員第一件事情就是張貼着安民佈告：「……商民人等，其各歸來，安居營業，……」可是佈告沒有人提起興緻前去觀看，縱或看完一遍，人們從那

上面所得的反響，不過是搖搖頭。

第二道佈告接着貼出去，那上面所說的事情，是戰況有了好轉，敵人退出高唐，專員日內即將帶領隊伍，剿滅土匪，爲民除害。人們看過之後，像喝了一碗白開水，淡淡無味，不感受興趣。他們的深心已經結成了新的意氣；官，總是能耍官腔，在百姓面前，總是把壞事說得很好，把好事說得更美滿，然而一到緊要關頭，他們還是可以一聲不響地先自溜走了。撤退，省府命令，理由十足。

只有對於四十個政訓員，人們表示着忠誠的尊敬。他們不但不慌慌恐恐地跟着撤退，反而拿起槍柄，爲百姓們的安全防守城池。他們，又多半是外省的人士，對於山東本土，原可以不聞不問溜之大吉，他們這英勇的果敢的作爲，打動了百姓們誠樸的心，每每一談起這事情，就感動得熱情地流出眼淚來。他們彼此成了一家，他們緊緊地攜手，他們作成了新的友誼。

人們對於官家，不僅不信任，簡直築起隔閡的高牆，心照不宣地卑視着，警戒

着，惟獨對於這般年青的政訓員們，特別地存在着他們的溫情愛意。相反的，他們把所有的冷淡，施給其餘的官員去消受。

是的，這羣政訓員是應該受到人們的尊敬，他們作下了值得人們尊敬的事業，范專員見到他們，也是表示着敬意。第一句話，他在說：

「諸位同志，你們受驚了。」

「不」熊民回答道，「我們只是覺得慚愧，沒有防守住這座城池。」

「是的，」黃伯庸接着說，「我們沒有盡了自己的職守，實在抱愧。」

范專員受到了大大的感動，眉頭皺攏着：

「這過錯，這責任，全要由我個人承擔，與你們沒有絲毫關係。抱愧的應該是我。」

「不，我們過於疏忽。」

「不必談這些客套話，我們該即刻着手的是安撫地方，追剿匪賊。你們有什麼

意見？」

「報告專員，」熊民挺直了胸膛，應下來。「安撫地方，是該當着手的工作，至於追剿匪賊，……」

「怎麼，你有好的意見？」

「我是說，在目前抗戰期中，已經不能自己互相殘殺了。」

「那你是說放任土匪不管麼？」范專員逼問着，眼睛瞪得直直的，「是麼？」

「不是那意思，」熊民緩了一口氣，「我是說，土匪也是中國人，我們不該自相殘殺減少抗戰的力量，而應該設法利用他們的力量，使之轉到抗敵的前方去！」

這話，正是王川所要說的話，也正是李行所要說的話，兩個人，幾乎是同時開口地說了出來！

「報告專員，這正是我的意見。」

「報告專員，這就是我心里所要說的話。」

范專員世故地望着這羣年青人笑了。他在暗暗說道：

「你們，有得是熱情，有得是理論，可是，事情的實行，並不那般容易。」

捋着鬍子，靜心地沉思着，范專員爲這般年青人的熱情激動得終於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，怎樣去利用他們的力量呢？土匪，是不講理的。」

「只要他是人，就有人性，有人性，就好說話，」熊民說得怪興奮的。「專員，我情願憑我的正義，去說服他們的軌外行動，把他們的力量引到抗敵救國的陣線上來！」

「報告專員，」李行趕忙插進嘴，像是生怕專員忘了他，「我也算一個，願意秉承專員的意旨，作一次說降的工作。」

「土匪沒有理性，你們還要仔細。」

「犧牲性命，在所不惜！」

「請專員准許我們的請求！」

范專員半響無言，默默地盯着這兩個勇敢的年青人出神。對於事務的理解，年青人跟一般普通人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，那就是理論和行動的實踐問題。專員因此更替這兩個年青人担心。可是，他愛惜這般年青人，他不忍心傷及他們純真的對於工作的熱心，他不該挫消他們正在發揮着的正確見解下的銳氣，他除了依從他們，給他們機會，再不能說出阻攔他們的話語。

「那麼，就請你們兩位偏勞一下罷。」

「哪里的話。專員，有什麼指示沒有？」

「一切付與你們自由權柄，惟望你們多多小心，處處慎重。」

「謝謝專員。」

緊緊地握手，親切地注視着，他們之間籠罩着嚴肅的空氣。

「敬禮！」

走了，兩條影子飛快地消失了蹤跡。後面：

「祝你們勝利！」

解決了一樁事情。但是，

「怎樣安撫百姓呢？」

這工作，也由政訓員們擔當起來，那是第二批開來的政訓員，他們的話劇團預備要演戲。廣告張貼到街巷中，城門上。

明天，後天，到萬壽宮來看救國新戲。

不化錢，白看戲。

戲目：

「放下你的鞭子；」

「死亡綫上；」

「警號；」

「毒藥；」

「烙印；」

另外還加唱：

國難大鼓

救亡歌曲

每日下午二時開演。

新戲幕幕精彩，大鼓，歌曲雄壯動人，大家快快來！

在戲目的下面，穿插着和本劇有關的漫畫，一瓶毒藥，一顆炸彈，一個日本兵，全能引起人們的注意，而使得他們感受興趣般地玩味着。

有人把王川抓住，追根究底地問他：

「先生，什麼叫救國新戲？」

王川不厭煩這種近乎淺薄的追問，這不能怪老百姓少見多怪，反而是他們的可愛處。他解說着：

「救國新戲，是叫你看之後，就知道怎樣救國，怎樣打日本的。」

「啊，是這樣的。國難大鼓呢？」

「大鼓詞是說咱們中國讓日本鬼子欺負的事情。」

「那麼，什麼叫作救亡歌曲？」

「是打日本的唱歌，還說老百姓的痛苦。」

「新戲，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舊戲是唱的，新戲不唱，是說話。懂麼？」

「這樣啊。」

「明天快來看，有熱鬧瞧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多會幾個人一道來。」

「好。」

王川滿意地笑了。

東昌城，冷靜的東昌城，死佯的東昌城，鼾睡一般的東昌城，這一下，熱鬧了，活躍了，蘇醒了。

店舖開門營業，大街，小巷盡是人，人們在興致勃勃地奔向萬壽宮前的曠場上去。那曠場上，積存的雨水一片一塊的，亂瓦碎磚的土堆中，發散着腥氣，但人們全不理會，腳，許多隻腳，大的，小的，踏到水坑中，爬到磚瓦堆上，彷彿全未覺察到似地，只是運用着各自的眼睛，直釘釘望着戲台上面出神。

「走啊，看戲去啊。」

「到萬壽宮去看戲啊。」

「看文明戲去。」

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潮一般流着，流着，……

「大奶奶，你等等我啊。」

「媽媽，我也要去。」

「三姨，你慢點走啊。」

孩子們比別人更着急，生怕把他們丟下。他們自從聽說有這演戲的熱鬧之後，小心靈里早就誘引得撲登撲登直跳，有些等得不耐煩了。

到了地方，也是他們最能吵鬧：

「往後一點，我看不着！」

「躲開點，別擋着我！」

一千人，兩千人，不，總有那麼兩千多人，黑壓壓地站在戲台的下面，來看這不化錢的救國新戲。偶而有個小販叫賣那麼一兩聲，人們因為聽不清台上演員的話語，就憎厭地嚇道：

「別出聲！」

「到別處去叫賣！」

台上面，日本兵被打死了，於是：

「好！打死日本鬼子！」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喊着，叫着，震天的聲音，衝破了冷靜的秋空。

第二天，人來得更多，觀眾本身就是極好的宣傳，你告訴我，我告訴你，戲演得不錯，小調大鼓很中聽，第一天沒有機會觀看的人，就決定不放棄這第二天的機會。

天陰了，吹起冷的風，人們的心却是熱的。

逃出去的人們，從四面八方重行遷回來，不再惶恐，靜心靜氣地看戲，爲那戲中故事感動得流淚，兼而激起憤怒的火花。

東昌城——活躍了。

六

平原，無邊無際，這北山東的大野，遼闊地綿延着，啣接到遠方圓穹形的天邊上去。十月，冷峭的風從西北高原飛馳過來，把地面的塵土捲到半空中，朝着黃河邊上滾去。於是，晴朗得有如海水般的天空，每每就迷濛得天昏地暗的了。

公路，像一條灰色的蟒蛇，潛伏在田野的中間，從遠遠的一端悄悄地爬過來，又偷偷地溜到另一端遙遠的天邊上去。兩旁，豎立着兩行垂柳，從遠方望去，宛如一架長長的凌空的浮橋，彷彿這就是聯絡人世和天國的一條橋樑，因為，這凌空的浮橋是一直伸入到天上去的。

從公路的一端，地平線的邊緣上，閃出來兩個跳動着的黑點，漸來漸近，終於

，慢慢地閃出來他們的人形。兩個人，脚步是完全一致的，說着，笑着，朝着前面繼續走了過去。這天的天氣，確乎有點冷，可是他們的身上却出了汗，臉上的汗水有如清晨的露珠。穿的衣裳是軍服，但誰也沒有背着槍，不因爲出了汗，使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個顯出疲倦的神情。胸脯挺得直直的，恰如他們口中唱出來的雄壯的歌聲。

野狗蹲在田野里，望着這兩個生客發呆了，過了好半天工夫，才自覺地吠了幾聲，這動作全然是勉強的，因爲牠接着又豎起耳朵在靜心地諦聽那悅耳的歌聲了。

你是中國人，

我是中國人，

大家都是中國人。

咱們的責任是保衛祖國，

咱們的槍口要對準侵略的敵人！

弟兄，

趕快描準槍頭向我們的仇人日本兵！

弟兄，

咱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！

在路旁的一塊板石上，這兩個兵坐下了，似乎一刻也不肯讓他們的口停歇似地，剛剛唱完歌，又掏出袋子裏的燒餅，狼吞虎嚥般吃了起來。汗水淌到嘴唇上了，彷彿沒有那回事情，滴到燒餅上了，全不理會，有如這正是完善的滋料，小心翼翼地吃到肚子里去。樂得很，每人的臉上，全在浮動着愉快的笑容，就如他們獲得了一件美滿爽意的事情。

他們是熊民和李行。

「老熊，」那高個的傢伙，吃完了第一個燒餅，打着四川腔開口了。「真幸運，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美差。」

「老李，」那一個先用力地在他的腿盤上興奮地捶了一下，然後，嚥下去口中的食物，對他的同伴笑了起來，「不錯，這確是我們的幸運。珍重我們的前程，努力我們的事業。」眯着眼睛望着遠處的天邊出了一會神，嗤地一聲笑了。「老李，我總持着這樣的見解，土匪也是人，是中國人，中國人是愛中國人的。中國人之間不應存在着意見，更不應該自相殘殺，特別是在這抗敵救國的時代，大家應該攜起手來，把槍尖對準我們的共同敵人日本鬼才對！」緩了一口氣，他把帽子摘下去，頭髮上正在冒着熱氣。「我還在想，當土匪的決不是壞人，更不是沒有良心的傢伙，他們倒當真是些忠直耿耿的志士！他們看不慣黑暗的社會，他們受不了生活的壓迫，但他們又不肯隨波逐流去向別人鑽營，去獻媚，因此就流入了匪徒。與其責備土匪的行爲犯法，莫如指斥社會制度，行政機構的腐敗！」

「我全然同意你的意見。老熊，我也常在這麼想，那些土匪，並不是他們甘心欲爲，而是被逼無法才走上那條道路。他們的心也不是生來就是黑的。我相信，到

了這國破家亡的時候，土匪們也會有他們的覺醒，這只看我們運用的是否得宜就是了。」

「這正是我們政訓員所應該作的重要工作。我們不但不該屯留在都市的智識份子中活動，不但不該只限於在老百姓面前講講國家大事，不但不該只在牆頭上貼貼標語，而應該，深入前方的隊伍中，和那些抗戰的弟兄們混在一起，我們更應該在後方收撫，教化衆多的土匪！政訓工作是重要的，是需要的，只看運用得是否適當！若是只作些官樣工作，敷衍衍衍，那就變成全無意義的裝飾品！」

「要想使工作不變成裝飾品，那只有各自去發展，去尋求機會。」

「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事情，是可以自豪可以自慰的了。」

「若是，若是找不到下落呢，那可怎麼辦？」

話題轉了方向。老熊皺了皺眉。

「沒有關係，全看我們有沒有決心！」

老熊剛剛說完這句話，猛然地，遠方天空、空中響過來一種嘈音，震動了他的耳鼓，那一個也聽到了。

「飛機！」

「是飛機！」

兩個人抬起身子，站到路旁的垂柳下面掩蔽起來，一面瞪着眼睛仰望着。

「一定是日本飛機！」

「這還用說麼。」

「來罷，總有一天，叫你們知道中國人的厲害！」

看見了，兩架日本飛機，打了個圈，飛到東南去。

「走，幹我們的去！」

兩個人邁動脚在灰蟒蛇似地公路上前進，向西，向西，一直向西。……
傍晚時分，在一個破廟中，他們終於會到了要會見的人。

這是一個小村子，三四百家人家，土房子在暮色下面漸漸失去了牠們的形像。靠近村邊，當着大路，這破廟聳立着，却像一個守衛村莊的武士。古樹參差，遮雲蔽日，如果不來在近前，人們一定會單純地把這裡看成為一片林藪。天黑了，古樹，土屋，破廟沉在黑影中休息。

夜——靜了。

姜營長在真誠地款待着這兩位來客。他在抽着烟，烟絲一團團地竄到屋頂上去。一盞煤油燈吊掛在橫樑上，散出豆粒大的光燄，一陣風吹過之後，全個屋子就抖擻在昏暗之中，顯得扶搖不定的了。

「兩位光臨鄙隊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端起茶杯，讓着客人，姜營長開了口。

「是來作說客的麼？」

熊民跟李行一齊笑了，一面陪同着端起茶杯。水是苦的，因為這裏的井水全含

有鹹質。

「我知道，上次鄙隊有些失禮，今天就在這里謝罪。」

說到這里，站起身來作了兩揖，爽爽快快地又坐到原位置上去。

「過去的事，我們不談，」熊民放下茶杯，不慌不忙地說道，「今天有機會和營長會面，蒙營長賞光，但願談點閑話。」

「是的，營長，我們只希望能夠談上幾句閑話。」

「好極了。」營長有些興奮，露出北方男子忠耿直爽的氣宇。「倒是很難得。」

「說到這里，才想起還沒有問明來客的名姓，隨即向着熊民問道：『請教閣下貴姓大名？』」

「熊民，貴州人。」

「貴州人？」似乎有些驚訝，「貴州不是離這邊很遠麼，您怎麼轉到這邊來？」

「我是打北平逃出來的學生，到貴省來服務的。」

「北平？北平不是讓日本鬼子佔去了麼？」

「就因為日本鬼子佔了北平，才不能不逃！」

營長又轉向着李行：

「這位尊姓？」

「李行。四川人。」

「四川不是也離這很遠麼？您跟熊先生是不是全從北平逃出來的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他奶奶的，這些可惡的日本鬼子！」營長上了無名的火氣。「有一天，非把

這幫強盜們打走不可！」

機會來了，熊氏和李行的臉上，透過黑影，伏現出滿意的笑顏。兩個人出發的時候，生怕遇見這傢伙不講道理，而且對於敵人的暴行不十分理解，那就難於說他

心服。現在既然他自己表現得對於敵人那般的憤怒，毫無問題，這機會將是使他們易於開口的捷徑。熊民頭一個接上說道：

「是的，營長，這些日本鬼子，非把他們打出去不可！」

李行緊接在後面：

「日本鬼子太欺負人，我們同胞變成牛馬，一天不把他們打出去，一天我們沒有好日子過！」

「對呀！」營長忽然用力地往桌子上拍了一掌，桌上的茶碗震得跳了起來。一下子，就像摔毀了一個仇人似地把那殘餘的烟蒂丟到地面上。「他奶奶的，我跟日本鬼簡直誓不兩立！」

李行試着引入正題：

「那麼，營長你幹麼不去打鬼子？」

「我沒有打鬼子？誰說的？」像是有些不服氣。「告訴你說，我這營弟兄們的

槍枝，一少半都是從日本兵身上繳來的！」

「真的麼？」

「這你真是，我還會說假話！」

「姜營長，」熊民仲起大姆指來，「你是這一份！你是民族英雄！」

「不怕兩位見笑，我不爲的打日本，也不會當了土匪，遺臭千古！」劃起洋火

，營長抽起第二枝烟。「想當年在濟南，就因爲日本鬼販毒，敗壞咱們好好的人，何止千萬！我看不慣，我氣不過，我打死過兩個鬼東西，我離開濟南幹這營生！」

「好極了，營長，我們現在也正在跟鬼子拚呢！」李行朝着營長表出嚴肅的敬意。「營長，我們是同志！」

「同志？」營長有些懷疑，「你們正在跟鬼子拚？這是真話？」

「一點不錯。」

「爲什麼上次撤退？」

「那是奉到了官家的命令。」

「命令？丟人的命令，我就因為官家棄城撤退才生了火氣，才想起搗官家一頓亂。」

「可是現在好了，一熊民慰撫着說，『范專員就職游擊司令，再三聲明，縱令濟南失守，他也不再撤退，誓領當地軍民，抵抗敵人。營長，你歡喜麼？』」

「他如果真這樣，衛國衛民，那我甘效犬馬，自當前鋒！」營長的英雄氣概令人起敬。「告訴二位，上次帶下的錢財槍枝全未分散，明天我就派人原封送回。爲國麼，大家既然全爲國，就不該鬧意氣。至于屯駐地點，請司令指定。我一定在司令領導之下，服從命令，報效國家！只求二位能够把這事情弄成，可真是感激不盡。」

「營長！」李行猛地跳起身來，他爲營長這正義辭嚴的話感動得渾身發熱。「我們握握手！」

姜營長跟他們興奮得一一握手，然後，親密地拍着兩人的肩頭，熱情地改換了稱呼說道：

「兩位老兄，今天真是相見恨晚！來，咱們喝幾盅，喝幾盅壯一壯火力！」

「不必，不必，……」

「哪里話，醉上一場。」營長轉頭向着門外，「金龍，擺酒！」

一個勤務兵應聲來到面前，晃了一晃就走了。

兩個弟兄擁進一個背綁兩手的弟兄進來了；據那兩人的報告，被綁的弟兄強姦了一個婦人，那婦人還正在門外等着這事情的發落。

「混蛋！」聽完報告，營長咆哮着一下子跳到那人的前面，雨點般打了一陣嘴巴。「我什麼時候叫你們這麼幹！說！說！」緊釘釘地望着那被綁的傢伙好半天工夫，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。但當他看見那兩名弟兄期待的情形時，他一下子振作起來，果決地喊：「槍斃！」一伸手，從袋子里掏出五塊錢，交給其中的一個弟兄。

「送給那娘們！說：我已經槍斃了這混蛋，請她原諒！」

李行跟熊民眼看這面前的情景，激動得血管都要爆裂了，頭腦脹得沉沉的。這近乎粗暴的命令，並不是出自什麼軍法，而是全憑着義氣，——莊重的正義！這就是維持他們，管束他們的紀律！純正無私的鐵的紀律！

「兩位老兄，」營長轉回身，道歉似地作了一揖，「真不該，冒衝着你們。」

「哪里，營長是紀律嚴明。」

「沒有辦法，這些混蛋！弄娘們，到前線去也不會得到好死！禽獸！」

「營長處置得並不過分。」

「虧他娘生了他一回，簡直丟人！」

營長的怒氣彷彿還未消散，可是，很明顯的，他爲這弟兄的下場，終於感情地流出幾滴熱淚。忽然，他朝門口望了一望，興沖沖地喊道：

「啊！酒菜來了！」

七

早晨，當天色還未亮起來的時候，姜營長就起來了，在曠場上巡行着，察看弟兄們的早操。不，現在他已經不是姜營長了，他正式接受了范司令的委任，擔任了游擊隊第一團團長的職務。

在晨陽的光照中，在晨風的輕拂中，小村子的曠場上，迴旋着那粗壯的口令：

「立正！」

「向右看齊！」

「前看！」

「報數！」

「稍息！」

「起步走！」

「跑步走！」

「立定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陪伴着姜團長出現在隊伍中的，還有李行跟熊民。他們是政訓員，政治教官。

迎着熹微的晨光，三個人的臉上，全在悄悄地跳動着歡快的微笑。眼珠子更在閃動着愛戴的光波。

「一二三四！」

「努力奮鬥！」

「打倒日本！」

洪亮的喊聲，撞破了小村中沉靜的空氣，衝到遠處的田野中去，像大海中狂捲着的濤聲，像決了堤的水嘯聲，像絕壁的傾毀聲，……………

「兩位老兄，你們看這羣弟兄怎麼樣？能不能造就出好的傢伙？」

姜團長一面指劃着面前的弟兄們，一面微詢着兩位政治教官的意見。

「好得很。」

「全是好的。」

「我只怕他們有負國家，」姜團長謙虛着，會心地笑了一笑，「覺得心中不安

。」

「團長別客氣。」

「是的，我不客氣，不過以後要勞二位老兄多多分神就是了。」

「這是我們應負的責任。」

「再對沒有了。」

「就是啊。」

李行跟熊民全有着一個共同的感覺：這應該是第一次，真正的第一次，他們跟

武裝的弟兄們結成了密切的關係，和他們共生活，使自己也成爲兵士中的一個。幾年來所渴望着的宿願，到今天，確確實實地得到了牠的報償，當真地實現了。雖然，他們在北平的時候，曾經在西苑的兵營里受過訓，過過兵士生活，而且也和弟兄們打在一起，但那總是暫時的受訓，本身既不是兵士中的真正一員，又不像現今這樣還要預備去訓練別人！担子加在他們的肩頭，牢牢實實地他們只有使力地承當起來，爲國家，爲民族，盡上個人的任務。兩個人深深地感到，以後的工作，將是非常繁重的，且也必定異常困難，結果如何，自然目前無法推斷。這一切，只有每個人加緊努力了。他們生怕自己有限的才力和經驗不足以担当這繁重的任務，他們在平常，倒是覺得自己全是人世上了不起的人物，別人全是庸俗的廢貨，而現在，事實一經擺在他們的面前，就把他們改變成十分虛心，並且還覺察出自己不但不比別人強上多少，反而跟別人同樣的渺小，渺小，渺小到有負國家民族的期望，更懼怕自己的言行，不能在弟兄們之間收到牠的效果，若是弟兄們再不信任他們的言論，

那他們的工作就等於完全失敗。

可是這些弟兄們是可愛的，硬崩崩雄糾糾的，活像些生龍活虎，衛國的英雄，他們，真是值人欽佩！這就更堅固起兩位政治教官的決心和信念。不顧一切，拚上各人的全力，教導着這羣勇士，使他們成爲中國的鉄軍，使他們的政治認識堅定了他們的信念，築成了防禦的長城綫，就好了。

誠然，這工作是繁重艱苦的，然而這正可以時時地警惕着自己，這就是說，他們一面教導着大羣的兵士，同時，更要從弟兄們的身上得到他們給予的教育，這相互的關係，將要增強兩方面的智識。

姜團長對於這兩位政治教官確也有個老實的期望，大學生，有一肚子的學問，見的多，聽的廣，這一層，實在不是他，和他的整天行軍在鄉野間的弟兄們所能趕得上的。他想從他們身上學習一點新的智識，他還想跟他們作成更近一層的友誼！因爲，依着他的見解，若想得到彼此密切的幫助，一定要靠着義氣深重的友誼關係

的結成，才容易得到真誠的照顧。而姜團長這裡還存在着一點私見，他喜歡這兩個政訓員，他歡迎他們，但他又不免有些懼怕，懼怕他們的言論，一經緊緊抓進弟兄們的深心之中，那麼，弟兄們怕就不是屬於他姜團長的了。爲的防止這危險現象的發生，他也更有和他們另加親密的必要，倘若他們三個人能够像異性兄弟一般建立起密切的關係，那不但這兩個人將要歸到他這一邊，就是弟兄們也還要服從着他們的團長，成爲他的隊伍了。……

軍號聲，清脆地衝入晴朗的天空，第一課完畢了，下面，是「政治講話。」

隊伍集好了，姜團長朝着兩個政治教官問：

「兩位老兄，誰先講？」

「我來說幾句，」李行答應下來，「熊同志一會教他們唱軍歌。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倒忘記了這回事情。」

李行這四川人，天生一副好嗓子，說話聲音洪亮，字音有輕有重，說得條條有

理。他先說明目前國難當頭，大家必須抗敵和以死報國的責任，然後誇獎弟兄們英勇的精神，和背在肩上重大的使命。他又叙說日本兵凶暴蠻橫，屠殺，淫靡，焚燒，搶掠的情形，最後說到軍隊的本身。他特別注重的一點，是軍隊不能騷擾老百姓，老百姓務須幫助軍隊！擾民的軍隊，不但不能抗敵保國衛民，反而要使得國家滅亡更快。爲了加重他的話語，爲了強調事實的真實，他還添上一些實例，給他們作個比樣。他特別在說話時運用到他所能作到的最低的通俗限度，使弟兄們易於瞭解，因而有好些適當的名詞就讓他拋棄了。話說完了，累出了滿身滿頭的大汗，可是這不要緊，他一看到那些靜心細聽的弟兄們，毫不感受疲倦的樣子時，他樂得渾身上下像是在透着涼風一般寬鬆起來。他更加增添了精神，用力地問：

「我說的話，你們懂不懂？」

「懂！」

鋼一般硬的聲音撞了出來。

「日本鬼子該不該打？」

「該打！」

「怎麼打？」

「上前線跟他們拚命！」

「要怎樣對待老百姓？」

「加意保護！」

輪到熊民來教歌的時候，顯然地他感受到一點困難，因為這些弟兄們，大部份全不識字，可是他終於不厭煩地教下去。

開頭的時候，他先問：

「弟兄們！」

「有！」

「知道爲什麼要學歌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爲得要唱！」

熊民幾乎要笑出聲來，這回答，太過於玄妙了。但他有他的尊嚴，他有他的地位，爲的取得弟兄們的信任，無論如何他總要裝得莊重。他壓制着他的笑，他替他們解釋着：

「唱軍歌，可以整齊步伐，可以壯大聲勢，同時，表現軍人的尚武精神！現在的軍歌，還加了一樣鬼子欺負咱們的事情，叫咱們當兵的怎樣跟鬼子拚！明白不明白？」

「明白！」

一句一句教着，起初，確乎很困難，幸好弟兄們都還感受興趣，不一會，就比較唱得合拍了。學習記憶的能力隨之增強。

姜團長先還站在李行的身旁跟着唱，這一時，像是站在那里唱得不大合適，就雜到隊伍里面學着了。弟兄們的唱歌本領並不壞，平常日，唱個山歌，唱個小調，什麼「想情郎」，什麼「打牙牌」，什麼「十八摸」，「媽媽好糊塗」，全唱得有色，依着這點舊日的修養，在漸唱漸感興趣的情形下面，他們學習能力的進步愈來愈快了。

風在吹着，秋陽在曝晒着，歌聲在飄蕩着。

「弟兄們，我們來總唱一遍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我喊一二，喊完二就唱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一——二！」

我東鄰有日本，

六年前把滿州吞，
奪豐台攻宛平，
又藉口佔平津！
養兵千日，
用兵一時，
奮起抵抗，
保國衛民；
奮起抵抗，
保國衛民！

日兵向我挑釁，
應抵抗不顧身，

爲國家謀獨立，

爲民族爭生存！

軍民聯合，

保衛國土。

驅除倭寇，

奮勇前進；

驅除倭寇，

奮勇前進！

「再唱一遍！」

姜團長在隊伍中喊了起來，他比別個弟兄們還興奮百倍。這東西，他覺着有意順嘴很好唱，而且還別有一股勁兒。

不錯，唱得還算齊整。能够有這樣的成績，已經夠熊民滿意的了。這就更提起

他的精神，由此，他推想到他在這羣人身上日後進行工作的順利的把握。

從東邊，從西邊，從南邊和北邊，從田野中，從大街小巷中，遠遠地奔來大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鄉民，有的人穿着半截褲子，有的肩着一柄鋤頭，有的拿着旱烟袋，有的剝着落花生，全在瞪起稀奇的眼光，把他們彷彿當成了怪物一般注視着；先是好奇，後來在看熱鬧，再後，有的人就不自主地跟着動着咀片，跟着動着脚步在學習着了。是第一次，他們見識到這新鮮的玩意，是第一次，他們感到歌聲的雄壯動人，是第一次，他們不知迴避地自動地圍上弟兄們的身前；而他們更是第一次地對於這些弟兄們轉消了前此憎厭的觀念，樂於跟這些人親近，混上一混，切實地覺察到，當兵的也有好的隊伍，當兵的也有叫人愛喜的一點。

這，一點也不能怪罪老百姓，怪他們對於兵士存着惡意，那只怪從前的軍隊，在他們眼光中所看見的前些年軍閥的軍隊，給予老百姓們的痛苦太深了。而使那痛苦的影子，在每個老百姓的頭腦中印上了不能磨滅的烙印。

李行溜到一邊，朝着一個年青的小夥子問：

「怎麼，你也喜歡唱歌麼？」

「覺着怪有趣的。」

「願意唱的話，晚上湊幾個人，我們教你們唱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

「我難道跟你們說假話不成。」

「這可真好，」那傢伙抬起手來，招呼着旁邊的人，有十幾個轉到他的身旁。

「告訴你們，這位官長說晚上要教咱們唱歌，晚上咱們一道來。」

「好。」

快意地喊着，每人的臉上，跳動着歡笑的光芒。

那一邊，唱完了第二遍，熊民在講解着歌辭：

「滿州你們知道麼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知道在哪里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告訴你們，」熊民爲這有趣的動作，弄得第二次又要笑了。「滿洲就是東三省，山海關外的三省：遼寧，吉林，黑龍江。」

接着他解說道：

「豐台，跟宛平全在北平的近旁，平津是指着北平和天津。這些地方你們全知道麼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可是這些地方怎麼樣了？！」

「讓日本鬼子佔去了！」

「那我們要怎麼辦？」

「把鬼子趕出中國去，把我們的地方奪回來！」

正在這時，有人喊了一聲：

「飛機！」

可不是，北方的天空上，有兩架飛機飛來了。

「弟兄們！」熊民急急喊道，「日本飛機來了，等下次再講這歌辭。我喊解散之後，你們趕快隱蔽起來！老百姓們，你們趕快散開，不要在外邊亂動。」

熊民，儼然像一個高級長官似地發着他的命令：

「解散！」

弟兄們服從地各自找尋位置隱蔽起來，動作是迅速的，老百姓們可亂得不了，躲到這裡不是，躲到那裡也不是，慌得不知怎樣是好。

「不要怕，慢慢動！」

飛機來近了。姜團長跟李行熊民躲在一棵大柳樹下，端起步槍描向飛機飛來的

天空。他在罵：

「他奶奶的！可惡的東西，牠若是敢飛低，就讓他嘗嘗老子的厲害！」
是日本飛機，不過飛得很高，姜團長滿腔的怒火不能從槍口中發洩出去。

這天晚上，姜團長趁着屋中無人的時候，把他從早晨就想到了，而在他頭腦中盤旋了一整天的念頭，對着他的兩位新同志說了出來：

「兩位老兄，不怕你們見笑，我倒有個小小的請求，不知道能不能答應我。」

「團長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團長，您說罷。」

「我看二位老兄非常忠誠能幹，想跟你們作個生死的朋友。」

「現在我們不就是生死朋友麼。」李行在說，「上前線一道去，工作也在一道，自然是共生死。」

「我不是那意思。」

「那麼——」沉了一沉，李行以爲團長反悔他的行動，或是要玩什麼花套，「你是要……」

「我要請二位老兄屈尊一點，不以小弟愚陋見棄，結成金蘭之交。」

「啊，團長是這番意思，」熊民接下去說。想一想，爲了今後工作上的便利，這提議不但不能拒絕，反而應該即刻接受，立刻實現才好。「那好極了。不過我們倒真有些不敢高攀。」

「哪里話。別客氣。」

李行把這事情也想了一下，跟熊民的見解完全一致，同時他是很敬重團長的義氣的。

「團長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團長像是在戰爭中求到絕大勝利似地樂得不知怎樣是好，咧着嘴笑。

「二位老兄，這可以說是天作之合。」

「真是想不到的事情。」

「以後，這般弟兄就是咱們哥們三個的了。」

論年齒，團長最大，其次是李行，熊民排到第三。

「我們要吃酒！」

姜團長喊來了勤務兵，告訴他應辦的事情，特別告訴他不要忘記買香。然後，

他對那兩個說：

「你們別再叫我團長，從今夜起，管我叫大哥！」

八

游擊司令下來了命令：

「令第一團即刻開拔博平縣徐家河口，限午夜以前到達指定地點，阻敵前進

！」

姜團長歡笑了，李參謀跟熊參謀——團長給兩個政訓員派定的官級——歡笑了，全團士兵，興奮得恨不立刻就開到指定的地點，跟日本鬼子拚個高低。

行李打好，隊伍集起，姜團長大聲說道：

「弟兄們，我們這回跟日本鬼子拚命，跟從前不同，從前咱們是出其不意打劫的性質，這一回是有計劃地跟鬼子作正面攻擊，每個人必須不怕死，爲國家拚命！弟兄們！」

「有！」

「跟日本鬼子拚命！」

「跟日本鬼子拚命！」

「軍歌中——應抵抗不顧身，就是拚命不怕死的意思，明白麼？」

「明白！」

「好！這才算有種！」

百姓們聽說隊伍開拔的消息，大老遠地奔過來送行。這些天以來，他們之間，已經豎立了完好的感情，因而對於弟兄們的開拔，真有些留戀不捨。他們之間，早經不存在着界限，大夥全是一家人，這就更促使他們格外的親密。

把團長跟兩個參謀包圍起來，人們紛紛問道：

「往哪里開拔呀，怎麼這樣急？」

「不能再多留幾天麼？不走行不行？」

「你們開拔去幹什麼？」

人們關切地瞪着眼睛，期待着答話。答話是：

「命令！」

「服從！」

「打日本！」

留不下這枝隊伍，到後就只能含着眼淚送別了，隊伍漸行漸遠，後面的空氣中似乎還在波蕩着那雄壯的聲音：

「把日本鬼子全打死了啊！……打死日本鬼子再回來啊！……」

在蟒蛇似的灰色公路上，這一枝隊伍在向前疾進。灰土，從每個人的脚下，捲到半空中去，歌聲，雄壯地擠出每個人的口中，這裏邊還夾雜着十月的冷風。

姜團長騎着大馬，李參謀熊參謀也騎着馬，走在隊伍的前頭。前頭，是望不到極端的公路，前頭是廣闊無邊的曠野，前頭，村子里飄浮着輕輕的炊烟，前頭，北運河水在悄聲的奔流。……

天色漸漸晚了下來，從西天雲斜的反照里，已經映浮出遠方地面灰的夜幕，雀子在唱起催眠曲。隊伍像一條龍，朝前爬行。

「立定！」

「向右轉！」

「解散！」

一堆堆的人羣，分散在公路的兩邊，拿出行軍的乾糧，——那些黑麵饅頭，和硝鹽濾成的鹹菜，大家夥在吃晚飯。十分鐘爲限。

團長望着兩個義弟笑：

「怎麼樣，這生活過得慣麼？」

「有什麼過不慣的。」

「我們受軍訓的時候，比這還苦。」

「老弟，這一次堵截徐家河口，可不知道咱們生死如何了。」

「天會保佑咱們的。」

天黑了，黑了，黑了……

徐家河口在鼾睡着，靜悄悄地隱隱地響澈出河水的奔流聲。柳林像情壁一般豎立，立在河畔，半圓的新月，透過樹心，把碎破的光芒映射在水波上。

隊伍到達了。

傍着渡口，掘出來兩條戰溝，有些人把身子隱伏下去，槍口，描準着河的對岸。

「他奶奶的，日本鬼子還沒有到，天保佑，總算讓我們搶了個先！」
姜團長一邊自語，一邊吩咐着：

「第二營孫營長，派隊把守莊子里，熄滅人家的燈光！」

「第三營到上水頭，相機過河襲擊敵人後方！」

「老弟，」朝着兩個義弟喊道，「咱哥三個在一道，死就死在一起。」

「我們應該死的。」

「我們要以死報國！」

準備好了。

河水在靜靜地流着，四下里寂無聲息。

「他奶奶的，鬼子們怎麼不快來！」姜團長等得焦急起來。「若是不來，可算便宜了他們。」

「大哥，別着急。」李行勸慰着，「今夜一定會來的，這是奔東昌的大道。」
「一定會來！等着罷。」

「二弟，三弟咱們今晚換班睡覺。」

「不，用不到，我們全不想睡。」

莊子里傳來一陣狗叫聲，接着，幾家燈火止熄了。平靜了。

李行跟熊民爬在戰溝里，緊緊地端着槍，用力睜大着眼睛，朝着前面呆望。前面，沒有什麼，一切，全罩在茫茫的黑漆的夜色里。心，再也不能甯靜，撲登撲登直跳，等待着敵人，真比和敵人打交道仗還焦急，還緊張！這回，真是跟日本兵面對面拚命的時候了！這一天，當真來到了。

兩個人，全在對着月光笑着。死，是光榮的，尤其是爲保衛祖國的獨立，爭取

民族解放而戰死，那更其光榮，寶貴。

北中國的夜風，在徐家河口的河面上，原野上吹起了，冷冷的，但牠却吹不透這些戰士們火熱的心，這些顆火熱的堅心，將是摧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武器！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硬敵！從這些顆火熱的堅心里面，喊出了被壓迫民族反抗暴力的吼聲，衝出來鋼鐵一般結實的力量！……………

月光，更明媚地托出來牠的輕淡的臉盤——在傲然地微笑了。

「口令！」

「靖邊！」

步哨放過一個弟兄。

「見團長！」

姜團長跳出了溝外。那弟兄已經走到面前。

「報告團長，敵人在對岸五里處宿營。有當地老百姓報告！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趕忙跳下戰溝，把這消息告訴兩個參謀。

「他媽的，」李行不耐煩地說，「若是今晚不來，那倒有些不妙。」

「是呀，」熊民發揮着他的意見，「若是明天天一亮，那咱們恐怕就要吃虧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團長有些焦急。「等在這麼？」

望着天空中抖動着的星斗，李行在暗暗盤算着一件事情。猛然，他緊握着拳頭擊了一下，果決地迸出那堅壯的聲音；

「大哥，我們不能等候，我們要衝上去，解決這些敵人！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，也許咱們還可以打個大大的勝仗！明天，天一亮，咱們這笨重的步槍恐怕就比不過他們的機關槍跟大砲了。」

團長點點頭，然後朝着他的三弟：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——我麼？我想我們只有衝過去幹，即使是死，也不讓他們佔到便宜！」
「你們兩個的意見，也正是我的意思！」

命令，傳下去了，全團作出動的準備，另派弟兄前去探訪實情。弟兄們接到這個命令，樂得心中爆炸了。這就要更進一步地跟鬼子兵拼個死活了。真痛快。

團長心情十分緊張，望着身旁兩個助手，他發出勝利的笑聲。

「老弟，我們一定能成功。」

「不管成功不成功，盡我們的力量拚就是了。」

「不，」李行果決地跳出戰溝。「我不但堅持我的主張的正確，並敢斷定這次一定有我們的勝利。」他重複着一連說了兩遍：「一定有我們的勝利！一定有我們的勝利！」他加重着說，「一定能夠成功！」

「二弟，有你的！」

這時候，探子奔過來，報告：

「敵人連人帶馬有三百名，住王家大院跟張家大院。帶有機關槍八挺，大砲一門。載重汽車兩輛。」

「還有什麼報告？」

「聽說，咱們的婦道，遭了禍害，晚上，鬼子們貪圖胡作非爲，沒有什麼防守設備。」

「好！」

命令：

「第一營奔北路，槍響三聲爲號，衝鋒！」

「第二營奔南路，槍響三聲爲號，衝鋒！」

姜團長自己帶領第三營，進攻正面，留東面不加攻擊，另派一排弟兄，沿途埋伏，襲擊路上退却的鬼子兵。這是給鬼子留出來的退路。

「上起刺刀！即刻出發！」

事情完畢，姜團長望了望他的身旁：

「兩位老弟，咱們還是一道。」

「沒有說的！」

棄了馬，三個人雜在隊伍中，像偷子似地朝前衝進，衝進……

人，悄悄地急步前行，只看見一條條的黑影閃動，刺刀上閃着光，除了脚下小草喳喳地響着之外，再也沒有什麼動靜。

「哎喲！」

「奶奶的，誰？」

姜團長憤憤地罵着，朝着身旁搜尋。

「拌倒了，一枝倒木拌倒了。」

「那也不許出聲！」

「有！」

有的人止不住暗暗發笑，却又不能不用力壓抑着。

午夜，是靜的，渾黑的秋之原野，吐散着潮溼的氣息，星斗滿天，涼風徐徐，看家的狗，早閉攏了眼睛睡牠們香甜的覺了。樹林像黑團團的山崗，漸近，又像些奇怪的人形。在空中，繚繞着電話線清脆的歌聲，像在替夜襲的武士們奏着悲壯的進軍曲。

遠處，北運河的河水在靜靜地奔流着。

漸漸地，前面閃動着小莊子的黑影，漸漸地隊伍逼進了日本兵宿夜的地方，拉開來散兵綫，弟兄們搜索着前進。

尖細的恐怖的屬於一個婦人的急叫聲，從一家掌燈的黑屋中竄了出來，那是十分緊張的：

「畜生！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離我遠一點，不要靠近我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要喊了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………」

「不要臉的東西！畜生，日本鬼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天！…………誰…………誰救…………救我……………」

聲音變成斷續的，似乎在掙扎着什麼。

「鬆開我的手！鬆開！鬆…………開…………我的……………」

燈光一下子熄滅了。

「他奶奶的！」

姜團長聽得直心跳，兩個參謀跟所有前進的弟兄們全聽到了，全猜到那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氣得要炸了肺。

可是誰有沒有發作，仍在向前衝進，這慘痛的叫聲，更加足了弟兄們的脚步。爬着，滾着，距離那兩個連脊的大院只差四五十米。看得很清楚，兩院大門沒有關，正有一個日本兵搖搖擺擺溜了出去，拐一個灣就不見了。兩個門口，全有一個崗兵，肩着槍，像機械似地來回踱步，還在吹着口哨。

這真是天知道的事情。姜團長感謝他自己的運氣，他停住脚步，思索着辦法。李行把這情形看了個真切，他悄聲地說出他的意見來。

「派兩隊弟兄，衝兩個大門，大隊接着衝！若是不得手，再爬牆，門外靠牆邊的兩輛汽車正是合適的扶梯。」

「好極了。」

「一營二營大概也到了指定地點。」

「他們比我們快。」

「開三槍，打死這兩個哨兵，然後就衝！」

「對了。」

事情全吩咐好。李行跟熊民像別個弟兄一樣端起槍，心不跳，血不脹，渾身上下異常平靜，頭腦中只閃動着一個最簡單的字：

「衝！」

「拍！拍！拍！」

三響槍聲，清脆地衝澈了天空，兩個守門的日本兵當真應聲倒了下去。

「殺！」

兩隊人，潮湧般衝上去，手榴彈開了花，爆炸。到大門口了，衝進院子里了，團長跟兩個參謀率領大隊追蹤猛進。

「突！突突突！突突！突突突突！……」

院里的機關槍，爆豆般響起來，隊伍，潮退般散了出來。有些人倒在地上了。

「殺！」

第二次衝上去。不行，機關槍三四架，正對着大門口，弟兄們還不等衝近前，就機械般倒下去了，緊接着，兩個大門牢牢地關了起來。團長正在這時衝到門口，不行，一點沒有用。

南北兩路的隊伍，趕時開來，把院子重重地包圍着，喊出來那天崩地陷般巨大的聲音：

「殺！」

「殺死日本鬼！」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姜團長發佈緊急命令：

「登汽車，跳牆！」

還有：

「到民家搜捕零星的鬼頭！」

人，爬上牆，一個跟一個。

「殺——」

「殺——」

手榴彈像石子一般投過去。

機關槍口早移向這邊，發瘋一般：

「突突突突！突突！突突突突！……」

人跌下去，跌下去。可是，有一架機關槍中了手榴彈，炸毀得不再出聲了。但

其餘的還是：

「突突突突！……」

「殺——」

姜團長焦急。端着手槍沒有發射處。

「燒！」

李行想到第二個辦法。他看到汽車里裝滿的汽油了。

「車里的汽油搬下來。」

姜團長的心中直如開了一扇門，痛快，舒服。即刻下了命令：

「打開汽油筒！燒！」

找什麼東西作燃料呢？樹木砍不斷，板片沒有，總要把火把丟進院里才能燒着了房子，不然，那全然無用。姜團長重新焦急。

「有了！」猛然間他叫了起來，拍着身上，「這不就是好東西麼！」

說完，他盡速地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，沾上火油，點起熊熊的火燄，第一個把這火把投到院子里去。別的弟兄也全在這麼作，緊接着，這些火把像火劍一般，越過牆頭，落到那乾草的房頂上。

房子立刻燒着了。火，烟，混成了一團。

院子里，日本兵發出來慘痛的叫聲。那是驚慌無措的呼叫。

「刺刀！把住大門！」

牆頭上，又爬上人，機關槍又響了。

不一刻工夫，全院的房屋燒成了一片，紅的火光簡直像火山。

李行，帶着兩個手榴彈，在這時爬上牆頭。

「二弟！」

姜團長驚奇地喊了一聲，想喚回他的義弟，但是，李行的耳朵早已失去了牠聽覺的本能，主宰着他的全身活動的是兩眼和兩手。就在這時，他拋出去第一顆手榴彈。接着，拋出那第二顆，三挺機關槍損毀了，再也聽不到那連珠般爆炸的聲音。

「殺！」

他一躍，跳下牆頭，猛虎一般撲過去。後面的人，一個跟一個爬過去，跳下去

。姜團長跟熊參謀也跟弟兄們跳到院子里。

衝，衝，李行一直奔向機關槍前，他忘記了自己的手中再也沒有什麼武器，而當那火光中躍出來一個日本兵，猛猛朝他刺了一刺刀時，他痛極地喊出那最後一聲，就倒在那機關槍殘骸的旁邊，收束了他在人世上的生命。

大門打開了，日本兵分成兩隊往外衝，門外的刺刀，一下接一下地刺下來，逃出去的一共不過十幾個人。

「殺——」

「殺——」

外邊，四面八方地喊了過來。

姜團長撲到李行的面前，晚了，血流了一大堆，燃燒着的熱火，烘不暖他冰冷的身子。眼睛，閉上了，他，再也沒有機會看一看這個世面，他，再也沒有機會呼吸着人世上的空氣。他爲他的祖國到底盡了他的責任。

淚。

把他的身子抱得緊緊的，姜團長第一次地在拿起槍桿混世面後，流出他的熱

「二弟，你死得太早了。」

「老李，」熊民親切地叫道，「你勝利了，你成功了。可是，你死了。」

院子外面，各處響着步槍聲。報告，雪片般飛來：

「逃出院外的敵人全數消滅！」

「原在民家實行暴行的敵人，全數由百姓們解決！」

這時候，莊子里響起鑼聲，人們扶攜幼來探望這羣殺敵的戰士。每人的臉上，全露出愉快的笑容。他們在救着火，在抬着傷亡的弟兄們的屍身，在各處探尋着

團長：

「團長在那里呢？」

「團長哭了。」

真的，團長還在哭，勝利的報告，解不去他對於李行陣亡的哀痛。

「團長，別哭了。」

天，在發着亮，火止了。

姜團長站起身來，擦乾了眼淚，不哭了。紀念一個兄弟，哀痛一個死難的戰士，是不該傾流淚水的，而是應該用未死的生命，繼續着跟敵人去拚！他破涕爲笑地注視着死者的臉，慢聲慢氣地說：

「二弟，正像你說過的一樣：『一定有我們的勝利！一定能夠成功！』你勝利了！你成功了！你，爲國成仁了！我們一定踏着你的血跡，完成你未完的事業！」

脫下了身上唯一的一件襯衫，他赤着上身，蓋到死者的臉上。

天大亮了，一輪明媚的秋陽，傲然地照到這爲國捐軀的死難者的身上。

十月的冷風——吹起了。

北運河，依然如舊地靜靜地流着，流着，流着……

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初版

每冊實價五角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作者	李輝英
出版者	漢口大眾出版社
發行者	漢口大眾出版社
總發行所	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
分發行所	廣州鹽運西路三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零二號
經售處	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國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

7182
404094
37

\$ 5.00